



轻
经
典

罪与罚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曾思艺 译

下



一部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

一部剖析罪犯内心世界的卓越的社会心理小说

一部震撼灵魂的巨著

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

与巴尔扎克、狄更斯一起被誉为“欧洲小说艺术高不可攀的大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罪与罚

下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曾思艺 译

第四章

一

“难道这还是在做梦？”拉斯科尔尼科夫不由得再次思忖。他小心谨慎而又满腹狐疑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

“斯维德里盖洛夫？荒唐至极！不可能！”他终于疑惑莫解地大声说道。

客人对这阵惊呼似乎丝毫也不感到奇怪。

“我到您这里来，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想亲自认识您，因为我久仰大名，早已听到过关于您的饶有趣味的如潮好评；第二，我希望，您也许在一件事情上不会拒绝助我一臂之力，这件事情直接关系到令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利益。由于她对我成见很深，没有您的引进，我孤身一人去找她，她现在也许会把拒之门外，唔，而有了您的帮助，就会截然不同，我估计……”

“您是瞎估计。”拉斯科尔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

“请问，她们是昨天才到的吧？”

拉斯科尔尼科夫没有回答。

“就是昨天，我知道。我自己也毕竟只是前天才到。好吧，关于这件事，我有几句话要告诉您，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认为替自己辩解是纯属多余的，然而请您告诉我：在整个这件事中，从我这方面来说，果真犯了如此不可饶恕的大罪吗，也就是说，假如不抱偏见，公正合理地进行评判的话？”

拉斯科尔尼科夫还是一声不吭地审视着他。

“我在自己家里追求一位毫无自卫能力的少女，‘以厚颜无耻的

求婚侮辱了她’——是这样吗？（我预先说明吧！）不过，您只要想一想，我也是人，*et nihil humanum*……^①总之，我也会一见倾心，堕入情网（这种事当然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一切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全部问题在于：我是个恶棍呢，抑或是个牺牲者？唔，是牺牲者又怎样呢？要知道，当我建议我的意中人和我一起，双双逃往美国或瑞士的时候，我也许是满怀对她的最尊敬的感情，而且想让我们俩都获得幸福！……要知道，理智总是服务于爱情的；也许，我更多的是伤害了自己，请您相信……”

“问题根本就不在这里，”拉斯科尔尼科夫厌恶地打断了他的话，“您这人简直令人厌恶透顶，您对也好，不对也罢，呶，她们就是不愿意跟您打交道，并且会把您逐出门去，您请回吧……”

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放声哈哈大笑起来。

“您毕竟……您毕竟无法欺骗！”他十分爽快地笑着说，“我本想要个花招，可是没能成功，您马上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此时此刻，您仍然在耍花招。”

“那又怎么样呢？那又怎么样呢？”他坦率地笑着，反反复复地说，“要知道，这就是所谓的 *bonne guerre*^②，兵不厌诈啊，虚晃一枪完全是可以允许的嘛！……但您毕竟还是打断了我说的话；不管怎样，我必须再说一遍：假如没有发生在花园里的那件事，那就任何烦恼都不会有了。玛尔法·彼得罗芙娜……”

“听说，您把玛尔法·彼得罗芙娜也害死了？”拉斯科尔尼科夫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

“您连这件事都听说了？其实，又怎么能听不到呢……唔，对于您提出的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给您说才好，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我完全问心无愧。也就是说，您别以为我有什么做贼心虚的地方：一切都是完全按规定办理的，而且办得准确无误：法医鉴定是死于脑溢血，致死的原因是她午饭吃得太饱，又几乎喝

① 拉丁文，出自古罗马戏剧家泰伦斯（普布留斯·泰伦提乌斯·阿菲尔，前190～前159）的喜剧《自贵者》，引文不确，原文为一句名言：“我是人，凡是人所固有的一切，我无不具有。”

② 法文，意为：“真正的战争”。

光了一瓶酒，然后立即去进行浴疗，此外，不曾发现其他任何原因……不过，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乘坐火车的旅途中，我进行过一番反思：是不是我造成了整个这件……不幸的事？我是不是在精神上刺激过她，或者有过别的诸如此类的举动？然而得出的结论是，这压根儿没有。”

拉斯科尔尼科夫笑了起来。

“那您又何必如此惶惶不安呢！”

“喂，您笑什么呢？您想想看：我只不过才抽了她两马鞭，连一点鞭痕都没有……您别以为我是一个恬不知耻的人；我毕竟确切地知道，我这么做是多么丑恶，还有其他更多丑恶的事情；不过我也确切地知道，玛尔法·彼得罗芙娜似乎对于我这种所谓的怜香惜玉之情也很喜欢呢。关于令妹的那件事已经被她说得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已经是第三天不得不待在家里了；她再也没有什么由头进城去了，而且她本人和她的那封信都已使大家厌腻了。（关于读信的事情您听说了吗？）于是这两马鞭就像突如其来的天赐良机！她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吩咐套车！……我已无须多说，女人有时候极其心甘情愿受人侮辱，尽管表面上义愤填膺。这种情况，所有的人都有；一般而言，人甚至都是极其心甘情愿受人侮辱的，您发现这一点了吗？而女人则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这是她们唯一的乐趣。”

拉斯科尔尼科夫一度打算起身走出去，以此结束这次见面。但是出于某种好奇心，甚至似乎是某种打算，又暂时把他留了下来。

“您喜欢打架吗？”他心不在焉地问。

“不，不怎么喜欢。”斯维德里盖洛夫平心静气地回答。“我和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几乎从来没打过架。我们一起生活得和和睦睦，她对我一向很满意。在我们结婚以来的整个七年中，我总共只有两次动用过马鞭（如果不算另一次，也即第三次的话，不过那一次不明不白，可以忽略）：第一次发生在我们结婚之后两个月刚到乡下的时候，最后一次就是刚刚说的这一次。而您已经认为，我是一个恶棍，顽固不化分子，农奴制的拥护者了吧？嘿——嘿……顺便说一声

吧，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还记得吗，几年以前，还在效果显著的言论公开化时期^①，有一个贵族——我忘了他的姓名——受到全体民众和所有报刊的一致口诛笔伐，因为他竟在火车上鞭打一个德国女人，搞得他臭名远扬，您还记得吗^②？当时，好像也是在那一年，还发生了《〈世纪〉杂志的丑陋行径》^③（唔，就是当众朗诵《埃及之夜》，您记得吗？乌溜溜的黑眼睛啊^④！噢，你在哪里，我们青春的金色年华！）。喏，我的看法是：对那个鞭打德国女人的先生，我并不深表同情，因为这事实际上……有何值得同情之处呢！但同时我也不得不声明，有时确实会遇到这样一些让人忍无可忍的‘德国女人’，因此我觉得，任何一个进步人士都无法完全保证，自己不会动手。当时没有任何人用这一观点来看问题，但是这个观点才是真正人道主义的观点，的确如此！”

说完这番话后，斯维德里盖洛夫又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拉斯科利尼科夫已心中有数——这是一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又深藏不露的人。

“您大概一连几天没跟任何人说过话了吧？”他问道。

“差不多是这样。怎么：我这人如此通情达理，您大概不胜惊讶吧？”

“不，我不胜惊讶的是，您这个人太通情达理了。”

“是因为我对您提的那些粗暴无理的问题毫不见怪吗？是这样

① 指农奴制改革的准备时期（1856-1861），当时，社会思想空前活跃，俄国报刊可以公开揭露警察当局滥用职权等社会弊端，并可报道法庭审讯情况。

② 1860年，俄国各报刊纷纷报道了上沃洛乔克的一个地主科兹利亚因诺夫，曾在火车上鞭打一名里加市的德裔女人，并引起激烈争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办的《当代》杂志也参与了这一论战。

③ 《世纪》杂志1861年第8期刊载了卡缅-维诺戈罗夫的文章《俄罗斯的怪现象》，该文攻击女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托尔马乔娃在比尔姆举办的一次文学音乐晚会上，不顾“羞耻之心和上流社会的礼节”，以“挑衅”的手势当众朗诵了普希金的小说《埃及之夜》中克莉奥佩特拉的独白。诗人、民主主义者米·拉·米哈伊洛夫（1829~1865）发表了反驳文章《〈世纪〉杂志的丑陋行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当代》杂志1861年第3期上发表了《光明磊落的范例》等两篇文章为托尔马乔娃辩护，并支持米哈伊洛夫。

④ 在关于《〈世纪〉杂志的丑陋行径》的辩论中，曾不止一次地引用比尔姆通讯员对于托尔马乔娃眼睛的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代》杂志上抨击了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甚至淫秽的描写。

吗？是啊……有什么好见怪的呢？您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他带着一种使人惊异的天真表情补充道。“要知道，我几乎对什么都没有特殊的兴趣，真的，”他仿佛若有所思地继续说，“特别是现在，我无所事事……不过您可以认为，我讨好您是别具肺肠，何况我自己也说过，我找令妹有事。但是我开诚布公地告诉您吧：我真是寂寞难耐！尤其是最近三天，因此找您谈谈我甚至也感到高兴……请别生气，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不过倒是您自己不知怎的使我感到十分奇怪。不管您怎样认为，反正您心里有事；而且就是现在，也就是说，并非说的此时此刻，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现在……好吧，好吧，我不说了，不说了，您别皱眉头！我毕竟还并非您想象的那样一头笨熊。”

拉斯科尔尼科夫阴沉沉地看了他一眼。

“您也许根本就不是一头笨熊，”他说，“我甚至觉得，您具有相当好的教养，或者至少可以在适当的场合做一个正派的人。”

“要知道，我对任何人的意见都不特别感兴趣。”斯维德里盖洛夫冷冰冰地回答，语气甚至似乎有点儿傲慢，“而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变成一个庸俗之人，尽管在我们社会的这种气候里，穿上庸俗这件外衣舒服之极，而且……而且特别是您天生就有这种嗜好的话。”他补充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我听说，您在这里有很多熟人。您可是个所谓‘广结人缘’的人啊。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您若非另有目的，您找我干什么呢？”

“您这话说得对，我是有不少熟人，”斯维德里盖洛夫接住话头说，但他对主要问题却避而不答，“我已经碰过面了，我毕竟已闲逛了近三天；我自己认出了他们，他们也似乎认出了我。这是理所当然啦，我穿得体的体面，不会被当做穷人；就连农民改革^①也没使我受到损失：我的财产主要是森林和汛期浸水的草地，收入并未减少；

① 1861年俄国自上而下实行所谓“农民改革”，即废除农奴制，但并未触及地主的根本利益，根据规定，所有好地（包括森林、牧场、可耕地）都留给了地主，农民只分到一些差地。

不过……我不会登门拜访他们，以前就腻烦了他们；我来这里已经近三天了，可谁也没去拜访……而这里也算个城市！就是说这个城市究竟是怎么弄出来的，请您告诉我！一座挤满公务员和形形色色的学生的城市！^①不错，八年前我在这里混日子的时候，这里有许多东西我并未留心……现在我只把希望寄托在解剖学上，真的！”

“什么解剖学？”

“至于这些俱乐部啊、杜索特^②啊、普安特^③啊，或者，也许还有什么别的先进设施啊——喏，我们不去，这些地方照样红火，”他只顾继续说话，又忘记了已提出的问题，“可是谁又愿意当个赌棍呢？”

“您曾经当过赌棍吗？”

“怎么会不当过呢？那是八年前的事，我们整整有一大伙人，都是最最体面的人物，大家一起消磨时光；您要知道，所有的人都气派非凡，有的是诗人，有的是资本家。但一般说来，在我们俄国社会里，气派最为非凡的人往往是经常挨打的人——您发现这一现象了吗？我现在这副寒酸相终究是因为住在乡下的缘故。而当时，总而言之，我因为欠了一个来自涅仁市^④的希腊人的债，眼看就要锒铛入狱了。这时我偶然遇到了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她跟他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用三万银卢布^⑤把我赎了出来（我总共欠债七万卢布）。我和她正正规规地举行了婚礼，她立刻就把我当做宝贝一般带回乡下她自己的家里。要知道，她比我大五岁呢。她十分爱我。我足足七年没有离开乡下。请您注意，她一辈子都捏着一张以别人的名义出借的三万银卢布的借据逼我就范，因此我只要稍稍违逆她的意旨——就会立即锒铛入狱！她会这么干的！爱你深情款款，害你不遗余力，这两者在女人心中完全是并行不悖的。”

“假如没有那张借据，您是否会立即逃之夭夭呢？”

① 此处表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堡的一贯看法：彼得堡是彼得大帝人为地一手建立起来的，它破坏了俄国人民合乎宗教教义的相亲相爱的人间自然关系，加深了人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

② 杜索特是当时彼得堡一家著名饭店的老板，此处代指饭店。

③ 法文 Pointe 的音译，意为“海岬”，此处指涅瓦河各岛上的时髦娱乐场所。

④ 乌克兰的一个城市。

⑤ 1 银卢布等于 3.5 纸卢布。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才好。这张借据几乎对我没有约束。我哪里都不想去，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看到我寂寞无聊，曾经还主动两次邀请我出国游玩！这有什么意思呢！以前我去过国外，但总是觉得烦闷。也并不是烦闷，然而红日东升啦，那不勒斯海湾啦，大海啦，不知怎的，看着就令人感到悲伤！最可恨的是，你竟然确实是在为什么事而悲伤！不，还是在本国好：在这里至少可以把一切都归咎于别人，而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现在我也许最好是到北极去探险，因为 j'ai le vin mauvais^①。而且我讨厌喝酒，可除了喝酒，又再也无事可干。我尝试过。据说礼拜天贝格^②要在尤苏波夫花园乘一只大气球上天飞行，出了一笔巨款征求飞行伙伴，真有此事吗？”

“怎么，您也想乘气球飞行？”

“我？不……随便说说……”斯维德里盖洛夫喃喃地说，似乎真的在沉思。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真这么想吗？”拉斯科尔尼科夫思索着。

“不，借据对我毫无约束，”斯维德里盖洛夫继续沉思地接着说，“是我自己不想离开乡下。而且就在大约一年前，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在我的命名日那天，已经把这张借据还给我了，还另外送给我一笔数目不菲的款子。要知道，她有的是钱。‘您瞧，我是多么信任您啊，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真的，她就是这么说的。您不相信她会这么说吗？然而，您要知道：在乡下我毕竟已经成为一位品行端正的主人，并且在那一带颇有名气。我还订购了一些图书。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最初还表示赞许，后来却担心我读书过劳。”

“您似乎十分想念玛尔法·彼得罗芙娜？”

“我？也许是。真的，也许是。顺便问一句，您相信鬼魂吗？”

“什么鬼魂？”

“一般的鬼魂呗，还有什么鬼魂！”

“可您相信吗？”

① 法文，意即“我酒风不好”。

② 贝格是当时彼得堡一家游乐场的老板。

“相信，也许，又不相信，pour vous plaire^①……也就是说，并非完全不信……”

“鬼魂常常出现，是吗？”

斯维德里盖洛夫不知何故奇怪地望了他一眼。

“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来探望我了。”他嘴角一撇说道，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

“怎么‘来探望’的呢？”

“她已经来过三次了。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举行葬礼那天，从墓地回来后一小时的时候。这是我起程来这里的前夕。第二次是前天拂晓，在旅途中，在小维舍拉车站^②；而第三次就在两个小时之前，在我寓居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

“都是醒着的时候吗？”

“完完全全醒着。三次全都醒着。她来了，对我说那么一会儿话，就从门口出去了；总是从门口出去。甚至似乎还能听到声音呢。”

“不知何故，我早已想到，您定会经常碰到这一类事！”拉斯科尔尼科夫突然说道，但同时又因为自己说出这样的话而大吃一惊。他心潮澎湃了。

“是一是吗？您早已想到了这一点？”斯维德里盖洛夫不胜惊讶地问，“难道是真的？唔，我是否已说过，我们之间有某个共同点呢，啊？”

“您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拉斯科尔尼科夫很不客气而且激动异常地回答。

“我没说过？”

“没有！”

“我觉得我已说过了。我刚才一进门，看到您紧闭双眼躺在床上，作出睡着了的姿态——我立刻就暗自说：‘这正是那个人！’”

“这是什么意思：正是那个人？您这话是指什么？”拉斯科尔尼科夫高喊起来。

① 法文，意为“为了使您高兴”。

② 在小维舍拉河畔，属诺夫戈罗德省。

“指什么？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指什么……”斯维德里盖洛夫诚心诚意地嘟嘟囔囔着，似乎自己也如堕五里雾中。

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两人都圆睁两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这都是无稽之谈！”拉斯科尔尼科夫怒悻悻地大声叫道。“她来探望您的时候，跟您说了些什么呢？”

“她吗？您可以想象得到，说的都是一些七零八碎的小事，而且人真是奇怪的东西：正是这一点使我动怒。第一次她来的时候（您要知道，我已累得够呛：葬礼啦，安灵祷告啦，安魂祈祷啦，丧后酬客宴啦，弄得我疲惫不堪。——终于书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点了一支雪茄，刚开始思考），她走进门来说：‘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您今天忙个不停，忘了给餐厅里的钟上发条啦。’七年来这座钟每个星期确实都是由我亲自上发条的，要是忘了——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总是她提醒我。第二天，我已起程来这里。拂晓的时候我走进车站——夜里我只打了个盹，筋疲力尽，昏昏沉沉——我要了一杯咖啡；我一看——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竟突然坐到了我的身边，手里拿着一副纸牌：‘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要不要我给你算一算这一路上的运气？’她是一个用纸牌算命的高手。唉，我真是无法原谅自己，我没有让她算上一算！我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溜之大吉，不过当时开车的铃声也的确响了。今天，我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顿糟糕透顶的午餐，肚子胀鼓鼓的——我正坐着抽烟。——突然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又走了进来，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一件新的绿绸连衣裙，裙裾长得像条尾巴：‘您好，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我这件连衣裙您还中意吗？阿尼西卡可做不出来哟。’（阿尼西卡是我们村里的女裁缝，曾经是农奴，在莫斯科学过手艺，是个很好的姑娘。）她站在我面前，身子转来转去的。我把连衣裙打量了一番，随后全神贯注地端详着她的脸说：‘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您何苦费这个神，为了这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找我呢。’‘唉，我的上帝啊，连打扰您一下都不行了吗，老爷子？’我想逗逗她，就说：‘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我要结婚啦。’‘这种事您完全干得出来，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妻子坟上的土还未干，就马上跑去结婚，这可不

大光彩吧。不过，您至少要挑个好姑娘哦，不然的话，我知道——对她也好，对您自己也好，都没有好处，您只会成为好心人的笑柄。’说完她就走了出去，而且那尾巴似的拖在地上的裙裾仿佛还发出窸窣窸窣的响声。这真是无稽之谈，是不是？”

“其实，您也许一直在撒谎吧？”拉斯科尔尼科夫回答道。

“我很少撒谎。”斯维德里盖洛夫若有所思地答道，似乎根本没有觉察到对方问话的粗鲁。

“以前，在此以前，您从来不曾看见过鬼魂吗？”

“不……不，看见过，平生只看见过一次，那是在六年以前。我有一个农奴出身的家仆，叫菲利卡；刚刚安葬了他，我忘了这事，我喊道：‘菲利卡，拿烟袋^①来！’——他就走了进来，径直走向那个放着许多烟袋的玻璃柜。我坐在那里心想：‘这准是他来找我报仇了，’因为就在他死前不久，我和他大吵过一场。我说：‘你竟敢穿着肘部撕破了的衣服来见我——滚吧，混蛋！’他转身走了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当时我没有告诉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本来打算做一次安魂祈祷追念他，可又没好意思做。”

“您去看看医生吧。”

“我身体不好，您不说，我也知道这一点，虽然我确实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但我认为，我比您不知健康多少倍。我并非问您——您信不信有鬼魂出现？我是问您：您信不信有鬼魂？”

“不，根本不相信！”拉斯科尔尼科夫甚至有点气愤地高叫起来。

“人们通常究竟是怎样说的呢？”斯维德里盖洛夫嘟嘟囔囔着，仿佛在自言自语，他微微低着头，眼睛望着一边。“他们说：‘你有病，所以出现在你眼前的仅仅是并不存在的幻象。’然而这种说法缺乏严密的逻辑性。我承认，鬼魂只出现在病人面前；但这毕竟只是证明，只有病人才能看见鬼魂，而并不能证明鬼魂本身并不存在。”

“当然不存在！”拉斯科尔尼科夫怒气冲冲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不存在？您这样认为吗？”斯维德里盖洛夫慢悠悠地看了看

^① 当时地主使用的主要是长约一米的长烟袋，因此抽烟时往往有专人伺候。

他，继续说道。“唔，那么如果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呢（请您多多指教）：‘鬼魂——可以这样说，这是其他世界的支离破碎的东西，是其他世界的基因。健康的人当然无须看到它们，因为健康的人是最最红尘中的人，因此他只应该过红尘中的生活，以便使红尘中的生活完满甜美，秩序井然。喏，然而一旦稍染疾患，身体内人的正常秩序稍一遭受破坏，那么立刻就有了接触另一世界的可能，病得越重，与另一世界的接触便越多，因此，当一个人彻底死亡之后，他就直接转入了另一个世界。’我早已推断出这样的结论了。如果您相信来世，那您就会相信这个结论了。”

“我不相信来世。”拉斯科尔尼科夫说。

斯维德里盖洛夫坐在那里，陷入了深思。

“如果那里只有蜘蛛或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会怎样呢？”他突然说。

“这是一个疯子。”拉斯科尔尼科夫心想。

“我们总是认为永恒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概念，是一个广袤无垠、深不可测的东西！可它为什么一定是广袤无垠的呢？您要知道，它可能正好与此相反，只是一间小小的屋子，就像乡下的浴室，被烟熏得黑糊糊的，四周蛛网密布，这就是真正的永恒。您知道吗，我有时觉得永恒就是这一类东西。”

“难道，难道您就不能想象出一个比这更令人快慰、更合乎情理的东西来吗？”拉斯科尔尼科夫痛苦不堪地吼了起来。

“更合乎情理一些？怎么才知道呢，也许这已经很合乎情理了呢，您要知道，我倒是故意要让它必定如此呢！”斯维德里盖洛夫似笑非笑地答道。

听到这个荒谬绝伦的回答，拉斯科尔尼科夫突然感到一股寒气直透全身。斯维德里盖洛夫抬起头来，凝神打量了他一下，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不，您想象得到吗，”他大叫大嚷起来，“半个小时以前我们都还素昧平生，互相视为敌人，我们之间有件事尚未解决；我们却把正事置之一旁，大谈特谈虚无缥缈的东西！呸，我说过我们是一棵

树上的两个果子，难道不对吗？”

“劳您的驾，”拉斯科尔尼科夫气喷喷地接着说，“您屈尊光临寒舍，究竟有何贵干，请快点说明来意……而且……而且……我忙得不可开交，毫无闲暇，急着要出门……”

“好吧，好吧。令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要嫁给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仁，是吗？”

“您能否不谈舍妹的任何问题，也不提她的名字呢。我简直不明白，如果您真是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话，您怎么胆敢当着我的面提她的名字呢？”

“但要知道，我来就是为了谈她的事，怎么能不提她的名字呢？”

“好吧，说吧，不过要快一点！”

“我深信，如果您已经见过这位卢仁先生，我妻子的亲戚，哪怕只跟他共处半个小时，或者听说过一些有关他的准确可靠的事情，那么您就会形成自己的看法。他实在配不上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我认为，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在这件事情上作出的牺牲是过于慷慨、很不合算的，这是为了……为了自己的家庭。根据我所听到的有关您的情况，我觉得，如果能解除这桩婚约而又不损害令妹的利益，您必定会十分满意。现在我亲自认识了您，我甚至已对此深信不疑了。”

“这些话就您本人来说，显得过于天真了；请原谅，我想冒昧地说一声：真是厚颜无耻！”拉斯科尔尼科夫说。

“您这话的意思就是，我善自为谋，自私自利。请放心，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假如我是善自为谋，自私自利，那么我就不会这么直截了当地说出一切了，我并非一个十足的傻瓜。对此，我要坦白地告诉您一个心理上的奇怪现象。刚才我还为自己爱上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进行辩解，说自己是牺牲者。可是您要知道，现在我对她的爱已烟消云散，丝毫也感觉不到了，我自己对此也甚至感到奇怪，因为以前我是确实实地爱着她的……”

“由于游手好闲和荒淫好色。”拉斯科尔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

“的确，我是一个游手好闲、荒淫好色的人。不过，令妹秀外慧

中，我不能不意乱情迷啊。可是现在我自己也发现，这一切全都是自作多情，胡思乱想。”

“早就发现了吗？”

“早在以前就有所发现，彻底明白则直到前几天，几乎是到达彼得堡的时候。不过，在莫斯科的时候，我还曾经梦想着赢得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芳心，跟卢仁先生决一胜负。”

“对不起，我又要打断您的话了，劳您大驾：您能否说得简短些，开门见山地说说您来访的目的。我有急事，赶着要出门……”

“十分乐意。到了这里以后，我现在决定作一次……旅行^①，我打算事先进行一些必要的安排。我的几个孩子都留在姨妈家里了；他们都很富裕，他们也用不着我。再说我又能算个什么父亲呢！我自己只带着一年前玛尔法·彼得罗芙娜送给我的那笔钱。这已足够我用的了。对不起，我马上言归正传。这次旅行也许会成行的，动身之前，我打算和卢仁先生把事情处理完毕。倒也并非我完全无法容忍他，恰恰是因为他，我才和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发生了那场争吵，当时我获悉是她撮合了这门婚事。我现在希望通过您的帮助，跟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见一次面，或者干脆请您在场，我拟向她说明，第一，她从卢仁先生那里不仅得不到一丝一毫好处，而且甚至必定受到明显的损害。第二，恳请她原谅不久前发生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再请求她允许我赠送她一万卢布，以便她毫无后顾之忧地断绝跟卢仁先生的关系。我相信，只要时机成熟，她本人是不会反对跟他一刀两断的。”

“不过您的的确确、千真万确是个疯子！”拉斯科尔尼科夫大喊大叫起来，与其说他感到怒火中烧，倒不如说他感到不胜惊讶。“您怎么竟敢这样说话！”

“我就料到您会大喊大叫的；不过，第一，我虽然不算富有，然而这一万卢布在我这里也只是白白地放着，也就是说，我压根儿，压根儿不需要这笔钱。如果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不愿接受，那

① 即所谓“到美国去”，暗示他准备自杀，参见本书第6章第6节。

我也许会以更愚蠢的方式一掷千金地挥霍掉。此其一。第二，我完全心安理得；我这样提议没有任何个人打算。信不信由您，不过以后您和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都会明白的。问题在于，我的确曾给极为令人尊敬的令妹带来过一些麻烦和不愉快；所以我深感懊悔，诚心诚意地希望——并非赎罪，也并非赔偿她的不愉快，而只不过是想为她做一点儿有益的事罢了，我做这件事的理由是：我实在没有只干坏事的特权。如果我的提议哪怕含有百万分之一的私心杂念，那我就不会表示只送一万卢布了，其实仅仅在五个星期之前，我还曾表示过要赠送给她更多的钱。此外，我也许很快、很快就要和一位年轻的姑娘结婚了，因此，所有怀疑我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心怀叵测的谣言定将不攻自破。最后我还要说一句，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如果嫁给卢仁先生，同样也要拿钱，只不过是从另一个人手里拿而已……您别生气，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请您心平气和、冷冷静静地考虑一下吧。”

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斯维德里盖洛夫自己的态度倒是异常冷静，而且心平气和。

“请您就此打住吧，”拉斯科尔尼科夫说，“不管怎样，您这样说是不可原谅的放肆无礼。”

“完全不是。如果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人对人就只能尽干坏事，反而因为拘泥于某些司空见惯的陈规陋习，没有权利去做一丁点儿好事了。这真是荒唐。比方说，假如我死了，但我在遗嘱里写明将这笔款子赠送给令妹，难道那时她也拒绝接受吗？”

“非常可能。”

“噢，这不可能。不过，硬是不要，那就算了。然而一万卢布毕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啊，必要时可解燃眉之急呀。无论如何，我要请您把我的这个意思转告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

“不，我不会转告。”

“既然如此，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就不得不自己设法同她本人见面了，因此只好打扰她了。”

“如果我转告她的话，您就不会设法见她本人了吗？”

“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我十分希望见她一面。”

“您别抱希望。”

“很遗憾。不过，您对我并不了解。也许我们会交上朋友亲近起来。”

“您以为，我们会交上朋友亲近起来吗？”

“为什么不会呢？”斯维德里盖洛夫一边笑咪咪地说着，一边站起身来，拿起帽子，“要知道，我并不很想来打扰您，到这里来的时候，甚至也没作多大的指望，然而不久前，早上那一会儿，您的脸色使我大吃一惊……”

“不久前，早上那一会儿，您在哪里见过我？”拉斯科尔尼科夫忐忑不安地问道。

“偶然见到的……我总觉得，您身上有某种东西和我相似……您别担心，我并非一个令人讨厌的人；我就是跟那些赌棍也关系融洽，斯维尔别伊公爵，我的一个远亲，是个大官，他也并不觉得我讨厌，我还曾在普里鲁科娃夫人的纪念册上写上几句话，评论拉斐尔的圣母像^①，跟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深居简出地一起生活了七年，以前我还经常在干草市场上维亚泽姆斯基楼^②里过夜，说不定还会和贝格一起乘气球去升空飞行呢。”

“唔，很好。请问，您很快就会动身去旅游吗？”

“什么旅游？”

“不就是这个‘旅行’么……这可是您自己说的啊。”

“旅行？啊呀，对了！……我确实向您说过旅行的事……唔，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问题……可是，如果您能知道，您问的是什么，那该多好！”他补充了一句，突然又哈哈哈哈哈地大笑了几声。“说不定我不去旅行，而去结婚呢；有人正在给我介绍对象呢。”

“在这里？”

“对。”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文艺复兴后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之一，圣母像是其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此处指其杰作《西斯廷圣母》。

② 彼得堡一家著名的客店，内设饭店、酒店、赌场。